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4.05.011

优势视角视域下对离婚单亲母亲的个案研究*

赵素燕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太原科技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太原 030024)

摘要: 社会转型期家庭结构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传统上人们对婚姻的忠诚因为价值观的多元出现了转变,离婚单亲母亲的数量上升。离婚单亲母亲作为单亲母亲的一种主要形式,值得关注和研究。现有文献中对单亲母亲关注较多,但对离婚单亲母亲缺乏研究。文章以离婚式单亲母亲为研究对象,采取个案研究法,选取了优势视角,在与服务对象的沟通和交流中实现服务对象的增力。

关键词: 离婚单亲母亲;优势视角;社会工作;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14)05-0079-05

现代化的快速节奏影响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无论是人口结构、家庭结构都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细胞,也是社会结构变迁中易受到影响的单位。社会急剧变革,人们心理难以适应,随之带来的情绪危机及管控无力使得家庭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多元社会文化挑战了传统婚姻的稳定性基础。社会转型期离婚率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使单亲家庭的数量激增。在这些单亲家庭中,以女性为主的单亲家庭占90%。对大多数女性而言,这种身份持续期较长甚至可能成为永远的身份。家庭解体演变为单亲家庭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经济上对女性都是不小的打击。甚至造成单亲母亲社会地位的巨大落差。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应该关注这一部分群体。

2012年7月至2013年12月,经居委会阿姨介绍,笔者跟进了一离婚单亲母亲的个案。

一、相关理论研究及述评

刘鸿雁将单亲家庭分为离婚式单亲家庭、丧偶式单亲家庭、分居式单亲家庭、未婚式单亲家庭。^[1]这一区分基本可以涵盖单亲家庭的类型。在以“单亲家庭”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当中,学者主流叙事是将这一类型家庭看作“残缺”或“有问题”的客观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流社会对单亲家庭的认可度较低。解体的家庭在人们看来是弱勢的、可怜的、需要同情的、是区别于正常家庭的。关于单亲家庭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是单亲家庭的贫困问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男主人的离去对家庭经济有釜底抽薪的摧毁力。另外一个核心关注领域是单亲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适应问题,单亲家庭子女自卑现象普遍、社会融入度低等问题

* [收稿日期]2014-03-01

[作者简介]赵素燕(1982—),女,山西晋城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读博士,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生态环境问题研究。

严重。^[2]

在以“单亲母亲”为分析单位的研究中,主要从单亲母亲面临的困难出发,比如经济困难、负面情绪累积、不健康的子女关系、社交危机等。^[3]但都未逃脱将“单亲母亲”划入消极话语的主流叙事模式。关于这一议题,有学者从结构性因素分析了单亲母亲的困境。作为表象的经济困难、负面情绪等问题主要是因为单亲母亲缺乏资源和社会网络的支持。中国典型的从夫居住模式使得社会资源的存续与丈夫的在位联系在一起。核心家庭成员丈夫的退出,诱发了已建构起来的社会网络边缘化。^[4]

综上所述,无论是关于单亲母亲家庭的影响还是单亲母亲的影响,已有研究将单亲母亲看作“单向度的人”——是可怜的、消极的,这一话语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单亲母亲的行事。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亲家庭的经济能力或其子女的适应性研究,也有将单亲母亲作为分析单位的,但在分析单位中很少有将单亲母亲细分为丧偶式单亲母亲、离婚式单亲母亲或分居式单亲母亲单独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主要就单亲母亲这一整体进行研究,忽略了其内部的异质性,本研究力图为丰富这一领域做出努力。传统观点将单亲母亲作为一被动的客体,忽视了单亲母亲的主体性和优势挖掘。本研究选取了优势视角对离婚式单亲母亲进行研究。

二、关键概念和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优势视角进行分析,优势视角是针对以往的“问题视角”提出的理念,问题视角也被称之为“缺陷视角”。问题视角以问题为思考的出发点,关注服务对象处境的困难和问题,根据问题制定研究和解决方案。问题视角的操作主体是社会工作者,而非服务对象。问题视角中将服务对象视为被动的需要改造和提升的对象,而优势视角则更多地关注服务对象的优点,将其看作平等的个体,突出其个体性,通过与服务对象交流或通过叙事等方式激发服务对象的正能量从而实现服务对象的增力过程。

本研究属于个案研究,从资料收集的角度来

讲,本研究采用了文献法和访谈法搜集资料;从工作过程来看,属于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中的个案社会工作方法;从资料分析的角度来讲,文章属于内容分析法。

三、个案介绍

(一) 个案情况

服务对象L,女性,1981年生,在当地一大专任教。经人介绍于2008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12年因男方嗜酒且酒后脾气暴躁,经常吵架,最终办理离婚,婚姻终止。L在省城读书后回到生源地工作,有一姐姐在同城工作,父母健在。L工作的城市属于比较发达的小城市,父母居住在村中。离婚后,L母亲过来帮其照顾孩子。

(二) 心理状况

1. 孤独感和无力感、缺乏安全感

服务对象L性格内敛,生活中喜欢依赖别人。离婚后心理有些不适应,家中有些事情需要和外界交涉,L会感到很无奈,缺乏安全感。

“为什么人要结婚?除了需要延续生命之外,更多还不是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就会有一种安全感的需求。我胆子也比较小,有时候晚上都不敢睡觉。家里没有男人感觉不安全。有时候谁家能没个事呀,需要交水电费,去办个事,女的还是不如男人方便。对婚姻我是渴望的,但是没想到两人合不来……没办法,还有这么年轻就离婚,感觉很丢脸。出门很怕碰见熟人,每天我和女儿两个人面对,现在又搭上我母亲,感觉很无奈。没有人说话,这些事情不想和母亲说”。

可以看出,L自身对婚姻还是很渴望的,但是由于双方性格不合导致婚姻破裂。喜欢依赖人的L陷入孤独和无奈当中。面对外界的交往又出现了逃避的情绪。而三岁的女儿尽管能给其一定的安慰,但无法满足其安全感的需求。

2. 忧虑女儿

L的遭遇给自己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一方面担心同事朋友笑话自己,另一方面又担心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担心孩子因为没有健全的家庭保障易受伤害,没有好的性格基础。

“都说没有父亲的孩子没有自信,没有母亲

的孩子没有安全感。丧失父母任何一方肯定对孩子有影响。我真担心家庭对孩子影响很大。我即便心情不好但是自己还是可以控制的,毕竟有这么大年龄了,可是孩子还很小。‘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三岁到七年的时间段还是非常关键的,在性格没有稳定成型前,家庭变故对孩子估计影响不好。”

四、服务对象优势特质

(一)L的内部特质

1.L的知识基础和认知优势

L任教于一大专院校,大学本科学历。具有较好的知识水平和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愿意与人交流沟通。当笔者向她介绍社会工作者这一角色时,L表示对这一专业有所耳闻。尽管L对与外界沟通和交往有一定的阻力和无力感,但总体来说,L改变自己现状的愿望强烈,有很好的认识基础。笔者和L交流中感觉很顺畅,L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领悟能力强,这些优势条件构成了对L进行个案介入的优势基础。

2.对离婚事件的客观认识

年轻人的离婚总被外界诟病,忽视了离婚背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L尽管能够意识到周围人对离婚的负面评价,但还是能够做到客观面对这一事实,而不是逃避这一话题,能够坦然表述自己所面临的真实状况并将不良情绪表达出来,给自己心灵一个畅通渠道,内心也会少很多挣扎。尽管L在逃避和人交往,不愿意和人有更多的接触,但在L的整个交谈中,不避讳谈论离婚,这说明L具有较好的认知基础。

(二)L的客观优势特质

1.社区居委会的关注

L住宅位置与社区居委会相对,久而久之,L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L离婚的消息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于其私人关系导致信息的传播,而不是居委会从上至下掌握的这一情况。社区居委会一方面觉得L一个女人生活不容易,加之还有一个小女儿这也使社区阿姨们对L的遭遇感到同情和理解。社区居委会在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很快在笔者和L之间搭建了桥梁。

2.家庭网络支持

L在省城就读完之后回到当地工作,同城还有姐姐。L母亲虽然帮助抚养孩子,但是从小L和母亲距离疏远,和父亲交流较多。在感情方面的事情L还是更愿意和姐姐交流,L离婚后虽然不愿意和同事有过多的接触,但同城的姐姐在闲暇时间里和L走动频繁。

L自身的知识构成、知识结构决定了L有较好的认知能力和领悟力,L自身向往过正常的家庭生活,能够正视离婚的现实;从外部支持来看,L具备很好的社区网络资源和家庭网络支持,这些都为L走出阴影步入正常生活提供了基础。

五、优势视角视域下对服务对象的介入

(一)利用优势视角的核心理念

1.赋权

赋权,简单来说,就是赋予服务对象权力,这种权力主要限于充实丰富个体或群体的能力。是深挖并激发服务对象潜能的一系列实践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实现个体或群体对外界有较好的掌控力,赋权关注个体拥有了更多的对自己、外界的控制和影响。在对L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希望L能够增强其对环境的适应掌控能力,而不是被离婚及整个外界的社会环境控制。实现从“被控制”到“控制”的转变,进而弱化离婚对生活的影响。

2.抗逆力

抗逆力,简而言之,是指抗逆境的能力;主要是针对个人层面而言的,是个体在遭遇逆境时反弹的能力。能够恢复原样的是抗逆力表现的最佳状态,弹力最差的当然任由逆境塑造而无法反弹,当然这是两个极端,大部分的抗逆力处于中间区域。抗逆力强的人在生活中也更容易实现对外界环境的控制。抗逆力和赋权是高度相关的两个变量。个案研究中我们的核心任务便是利用L的优势特质激发她的抗逆力。服务对象L在认知、情绪、外部资源上优势特质明显,这些优势有助于L认可并改善未来的生活,而不是目前的只承认但不认可,认可单亲这一家庭形式是正常的,摒弃“丢脸”等阻力思想。

3. 整合

人类行为是处于社会环境当中的,个体重要的健康指标是要达到个体与社会环境的和谐。L在离婚后害怕面对亲朋好友同事,事实上是将个体与社会环境割裂的表现。通过个案介入希望L能够重新认识生活意义,实现自身生活现状和生活意义的整合进而实现新生活的整合。

(二) 个案介入过程

个体的行为总是受制于社会结构的,社会结构形塑着个体的行为和认识。主流叙事将单亲母亲定位为可怜、丢人等负面表达,L在认知上难免受限于主流的认知。社会工作者在个案介入中,需要服务对象跳出这一限制,建立“人和环境共塑”的意识,社会意识流固然影响人的认识,但通过自己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肯定,通过自己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影响周围人的判断,从而增加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认可度。一般来说,优势视角介入共有三个阶段:解构问题;建构意义;重构生活。

1. 解构问题

解构问题的关键词是“问题”,何为“问题”?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问题。在心理咨询和治疗当中采用的是一套病理学模式,诊断症状、制订方案、实施治疗是它们典型的工作模式。^[5]在传统的病理学模式当中主要是将人当作“问题人”看待。那么所谓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吗?离婚式单亲母亲并不一定是消极的、可怜的,所谓的问题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对于这一“问题”优势视角则有不一样的看法,单亲家庭形式作为整体而言是一种家庭存在形式,就个体而言单亲家庭的存在是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是正常的存在形式,不能因为“单亲”这一短暂身份的存在被冠之以“问题”人群或问题家庭。因此,首先在与服务对象的交流中,要淡化她囿于社会压力而固化在自己身上的认识,挖掘其抗逆力,实现赋权。

L:“离婚之初,我很怕出门,老怕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闪婚闪离的,怕听那些难听话,也怕单位人同情我,虽说别人是对你关心,但还是希望像以前一样相处,被人同情总是有一种受伤感。”

笔者:“其实有时候自己怎么看自己决定了别人怎么看自己,社会上确实有一种偏见,但主要还是看我们自己。自己依然积极健康向上,自己首先要认可自己,别人自然也会认可你现在的生活动态。”

L:“真的吗?”

笔者:“嗯,有时候固然是外界给我们施加了一些压力,但如果自己能够化解这种偏见,他们也会受感染的。虽然没法改变整个社会,但至少可以改变认识你的人的看法。”

L:“以前,我去单位都是躲着熟人走,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好多问题也是自己强化出来的,以后我淡定坦然一点。”

笔者:“嗯,你可以试试。自己怎么看其实决定了别人怎么看。”

针对L有些逃避生活的行为,笔者首先表现出认可她的想法和感受,承认社会偏见这一事实。进而指出事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有限的生活中获得局部的改观,从而给服务对象增强信心,通过叙事交流让其淡化“问题”观念。

2. 建构意义并重构生活

在解构问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对新生活的意义感。利用L的特殊优势特质,使其淡化单亲的概念,回归正常生活。将建构出来的“问题”作为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也有利于亲子关系的建立,利于孩子的发展。

L:“有时候想自己苦闷一点倒是也没关系,但是又怕影响孩子。毕竟孩子还小,大学里面也学过,孩子3岁前的性格培育很重要。我也担心我这种状态影响孩子的心理发展。”

笔者:“孩子的健康成长首先是需要家庭环境的健康,而且父母双方中母亲对孩子的性格影响更大。我觉得主要还是您淡化问题意识,该怎么还怎样,孩子可能也觉得生活没变样,至少她态度是积极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陪着孩子,让她建立个好的生活态度最重要。您说呢?”

L:“这点我承认,生活技能技巧那么多,我们教不完,只要能帮助孩子培养一个好的性格我想是最关键的。”

笔者:“您现在有时把自己束缚起来,怕影响

孩子其实反而影响了孩子。把你们俩看作一体的,将你们看作一个意义整体。互相打气,您对孩子的正能量肯定会有反馈的。这样估计也更容易建立新的意义。”

笔者在与L的沟通中,强化孩子和服务对象的一体化意义,使家庭内部建立起相互支持的网络,重新建构生活的意义并重构生活。

六、结论与反思

作为单亲母亲的个体在现实中难以抵抗社会主流对其消极话语的建构。需要指出的是,单亲母亲是话语建构的,同样也可以反建构。当然这需要依靠每个单亲母亲自身的努力。“问题”许多时候看来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总体的叙述无法代表个体的差异性,社会工作者要让服务对象相信个体之于整体叙述的差异,强调其个体性和主体性;认可服务对象并与他们一起挖掘自身的优

势,同她们一起探索,发现新生活形势下的意义并重构生活。

[参考文献]

- [1] 刘鸿雁.单亲家庭研究综述[J].人口研究,1998(2).
- [2] 万敏.城市贫困单亲母亲子女的资源及其流向——以济南为个案[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2).
- [3] 王世军.单亲家庭贫困研究[J].浙江学刊,2002(1).
- [4] 刘易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高离婚率的社会学分析[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5.
- [5] 田国秀.从抗逆力视角对“问题青少年”实施干预[J].中国青年研究,2006(11).

(责任编辑:杨 睿)

Case Studies on Divorced Single Mother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tages

ZHAO Su-ya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Chin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aiy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Family structure encountered a subtle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ition, traditional people's loyalty to marriage changes because the diversity of the value outlook changes, as a result, the number of divorced single mothers rises. The divorced single mothers, as a main type of single mothers, are worth concerning and studying. There are many focuses on single mothers in current literatures, however, there is short of research on the divorced single mothers. By taking the divorced single moth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using case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chooses the perspective of advantages to enhance the rights of the served o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opinion exchange with the divorced single mothers.

Key words: divorced single mother; advantages perspective; social work; subjectivity